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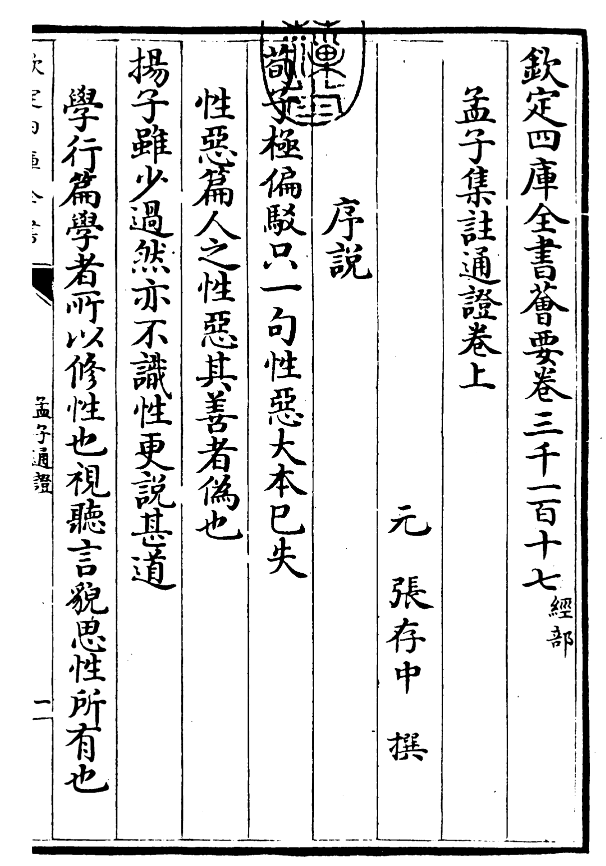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通證卷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十七 經部

孟子集註通證卷上

元 張存中 撰

序說

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學行篇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韓子有言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時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音護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以女配槃瓠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班闌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

朗之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梁惠王上篇

萬乘之國章

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車萬乘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一成九百頃一同九萬頃一畿九百萬頃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一丘之地十六井也計田一百四十四頃一井八家計一百二十八家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也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甲士在車上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提舉也舉四封之内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舄鹵也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

車徒干戈素具

河內凶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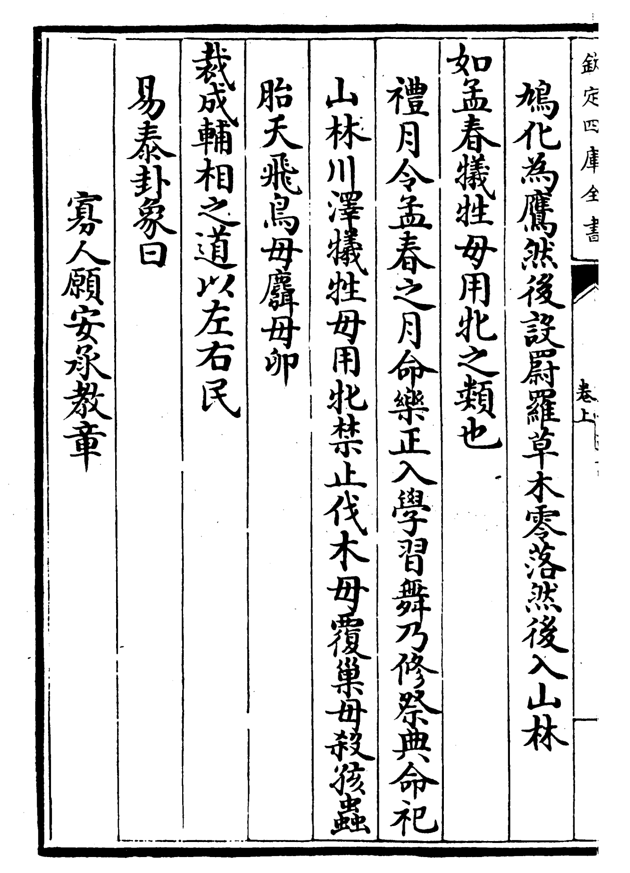
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服牝服車之材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禮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
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
胎夭飛鳥毋䴈毋卵
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易泰卦象曰
寡人願安承教章

謂之芻靈

禮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俑木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乎生人

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正義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兵按龐涓敗即此地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章

詩小雅巧言之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兎遇犬獲之

○梁惠王下篇

王語暴以好樂章

秦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前漢禮樂志昔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音酷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取也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

備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

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僖伯公子彄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

擇取不孕者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

於農隙以講事也

禮入國而問禁

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交鄰國有道乎章

文王事見詩大雅

綿八章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兊（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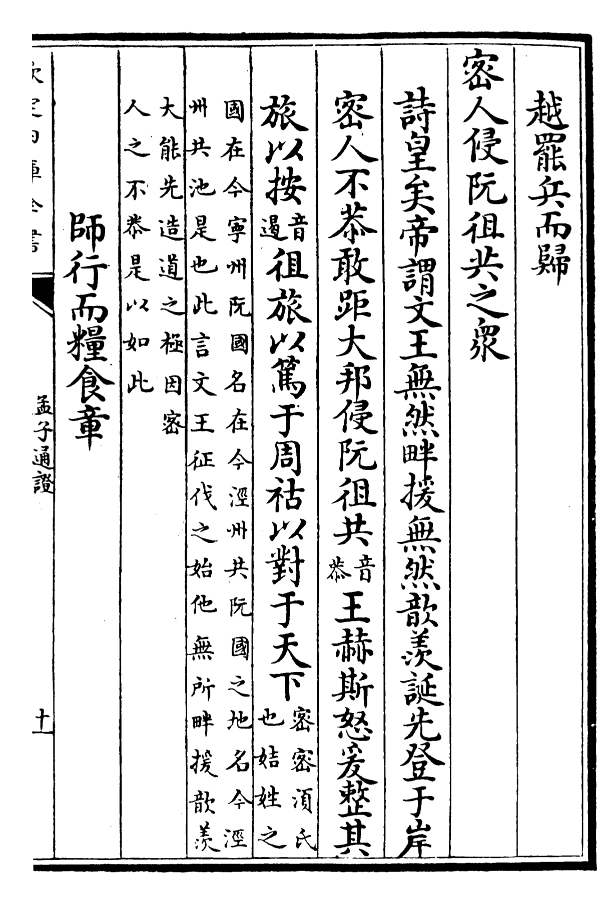
夷維其喙（吁貴反）矣（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勾踐越王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同云越王興師伐吳（越王勾踐祝融之後芊姓吳王夫差太伯之後姬姓越王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音扶）椒（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會稽山名今在山陰南七里）吳王追而

圍之越王謂范蠡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正義畀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買貨易以利此是保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吴正義吴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和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成者平也求於吴也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吴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吴王曰天以越賜吴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

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吴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間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吴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吴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吴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吴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國將為亂吴王弗聽卒赦



越罷兵而歸

密人侵阮徂共之衆

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他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之不恭是以如此

師行而糧食章

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三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

臣無事焉

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

禮樂記宮為君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為臣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為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絃用六十

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為劣比物為優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者也徵為事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經用五十四絲羽為物羽為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經用四十八絲五者不亂則無怗處占反懘之音矣一作惉懘

曰士師不能治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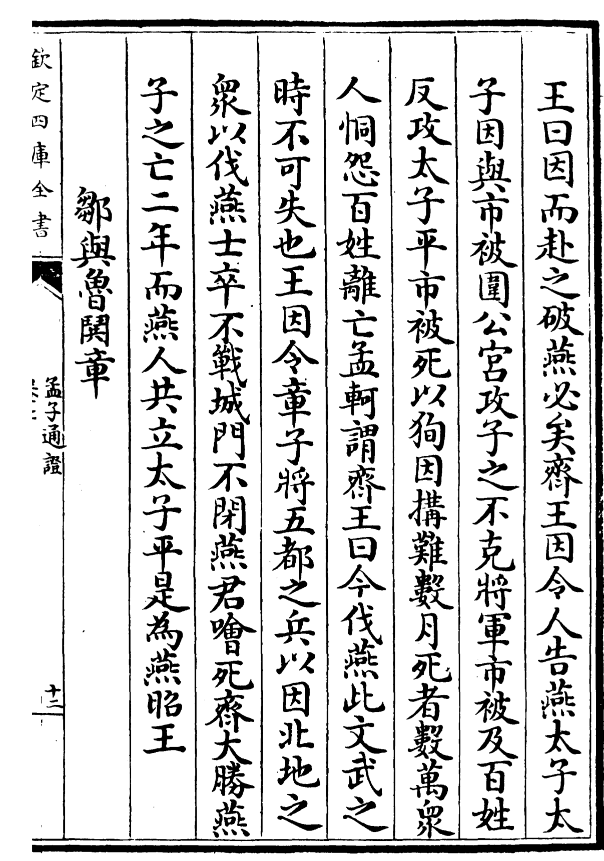
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主六鄉獄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縣士距王城三百里四百里曰縣又士主縣之獄者

齊人伐燕勝之章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



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狥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百姓離亡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鄒與魯鬨章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國君死社稷

禮曲禮下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

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

大夫死衆士死制

效死勿去章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

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禮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為辨聲之誤也辨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之宗廟者忠謂見圍入也

○公孫丑上篇

夫子當路於齊章

文王九十七而崩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音汝下同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我四十不動心章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縮直衡橫也又天子之棺四重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如齊侯襲莒之襲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輕遣政反

春秋傳曰戰不正勝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内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

市廛而不征章

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地官司徒司市掌市之治敎政刑量度禁令司市

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市官

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

價同而徵儥音育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

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音古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

虣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大市日昃同而

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

市販方萬反夫販婦爲主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丈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又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禹聞善言則拜章

書曰禹拜昌言

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濵漁于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濵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濵河濵器皆不苦窳一年而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兖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負夏衞地窳病也

○公孫丑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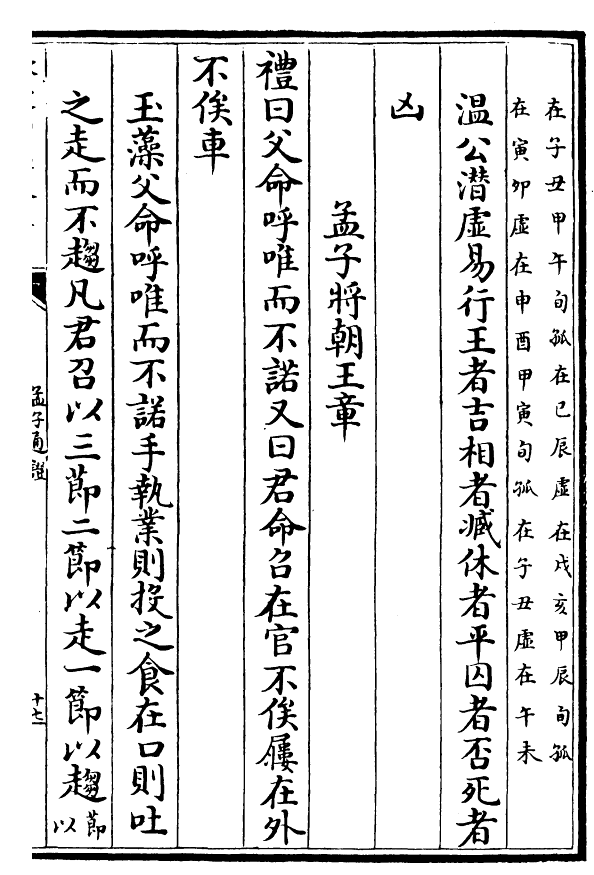
天時不如地利章

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陰陽家金匱云得與無視孤虛謂樗蒱博奕以正時

六甲旬孤上坐者勝虛上坐者負伍子胥曰凡遠行

諸事不得往甲子旬孤在戌亥虛在巳辰甲戌旬孤在申酉虛在寅卯甲申旬孤在午未虛



在子丑甲午旬孤在巳辰虛在戌亥甲辰旬孤在寅卯虛在申酉甲寅旬孤在子丑虛在午未

温公潛虛易行王者吉相者臧休者平囚者否死者凶

孟子將朝王章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以

玉為之所以明信輔君命也君使使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故合云三也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漢使者擁節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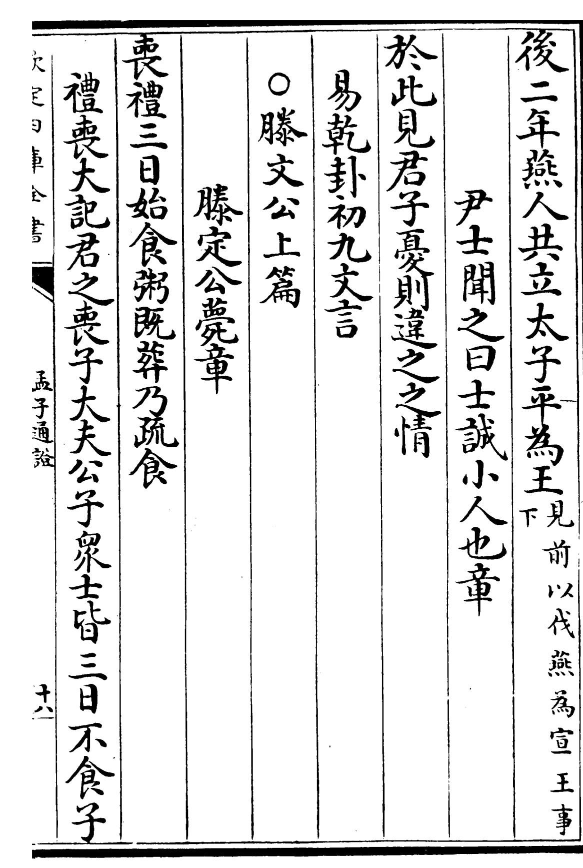
孟子之平陸章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燕人畔章



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下見前以伐燕為宣王事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章

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

易乾卦初九文言

○滕文公上篇

滕定公薨章

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禮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

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暮音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食用也財榖米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居喪固病不能頓食隨需則食故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姻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

周法兼用貢助

周禮冬官考工下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為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内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畿内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内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

滕文公問為國章

周制為十一分而取其一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

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互也

農民户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謁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

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視讀為示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

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

下絶伯子男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踰一年有王事而皆稱子也

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國中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鄉老六鄉地在遠郊之内則居四同鄭云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也遂亦如之遂人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

田不井受但為溝洫

大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反）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古外反）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别錄云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故曰泰素

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皐陶謨

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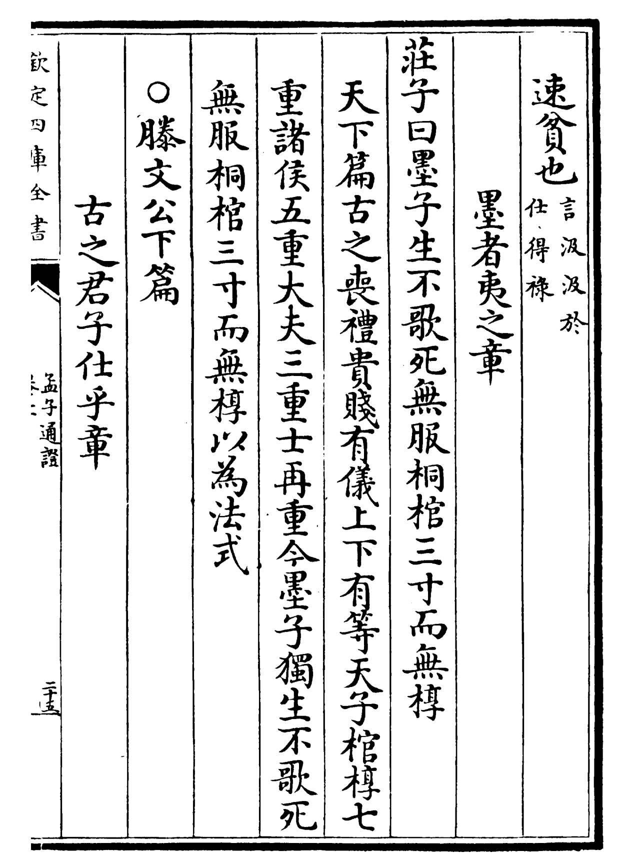
禮檀弓上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去聲右就養去聲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服勤至死

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之言左右就養有方各有常職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制　又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禮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去聲下同）於夫子乎（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于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



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

墨者夷之章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

○滕文公下篇

古之君子仕乎章

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諸侯為藉百畝

禮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古以為醴酪齊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

而庶人助以終畝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於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芓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

斂而藏之御廩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

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未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大夫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歳既單矣世

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音揮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于此也副褘王后之服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士有田則祭

禮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宋小國也章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史記宋世家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

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離婁上篇

離婁之明章

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

前漢律歴志曰十二律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伶倫

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
大夏西戎之國昆侖谷名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
二筩音同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
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比合也律十有二陽六
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
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上音無下
音亦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
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衫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衾

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為政不難章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顧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麥丘齊地桓公齊君名小白田獲也公獲於麥丘之地）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

必再吾子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鬱也音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平聲）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姐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

可以因便變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昔者夏桀商紂之為君行無道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殺紂以滅其國此二君是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唐書皇甫鎛音博傳鎛涇州臨涇人以郎中累遷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

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

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柏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

韓弘輿疾討賊弘滑州匡城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

天下有道章

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元方名紀其子長文

名羣與李方子孝先李方名諶紀之長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邱太邱名寔字仲弓潁川人嘗除太邱長故曰太丘乃羣忠祖父也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言元方難為季方之兄季方難為元方之弟言二子俱有賢德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西漢晁錯音錯潁厝川人錯賢良策對文帝曰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

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

伯夷避紂章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

呂呂在南陽宛縣西 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人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

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與屈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章

如李悝音恢盡地力

前漢食貨志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

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勤謹則畮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

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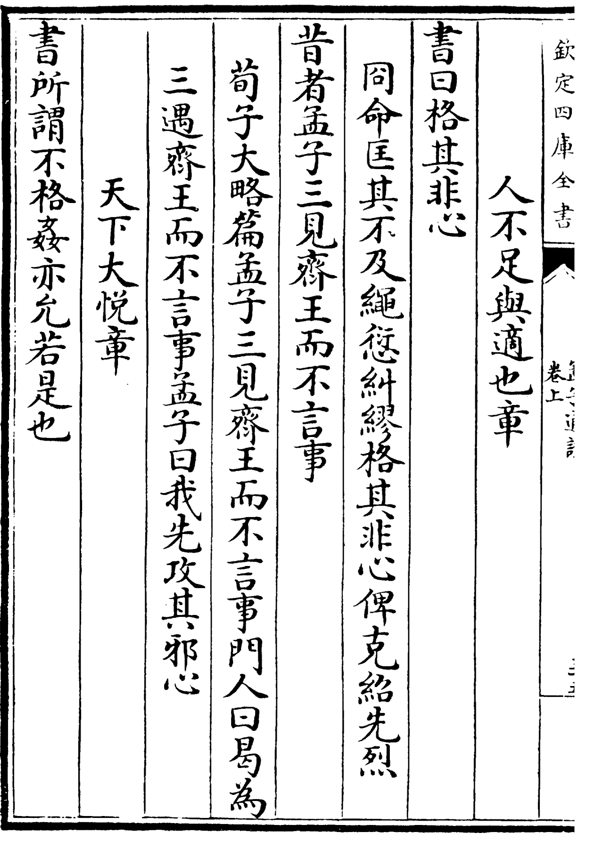
通鑑周顯王一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秦商鞅築冀闕宮

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云開田界道使不相干平斗甬權衡丈尺

男女授受不親章

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人不足與適也章

書曰格其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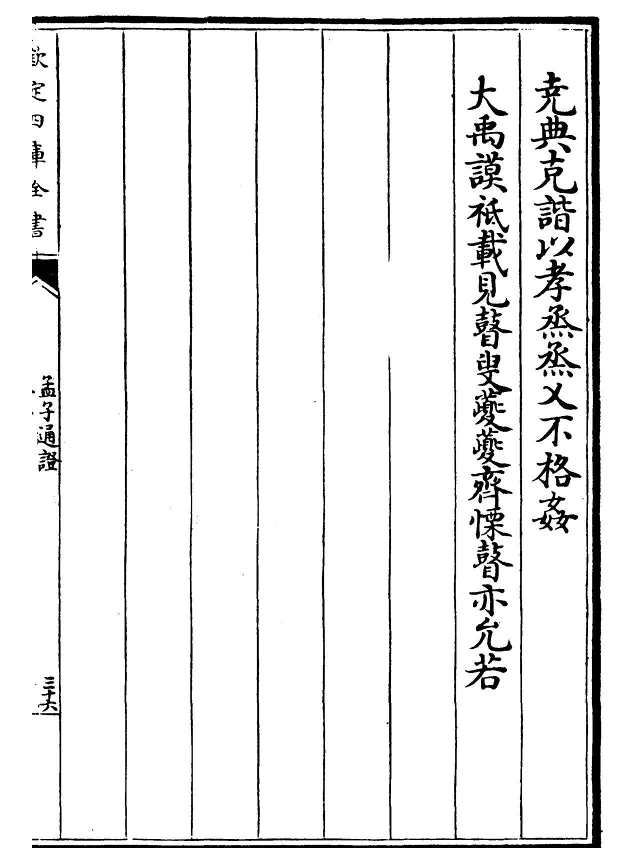
冏命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天下大悅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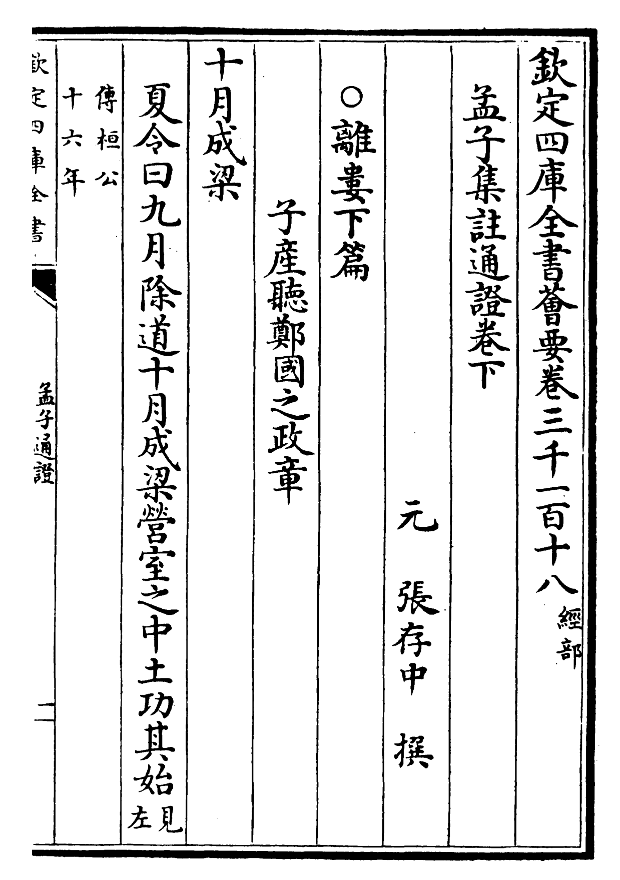
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禹謨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集註通證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十八 經部

孟子集註通證卷下

元 張存中 撰

○離婁下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十月成梁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見左傳桓公十六年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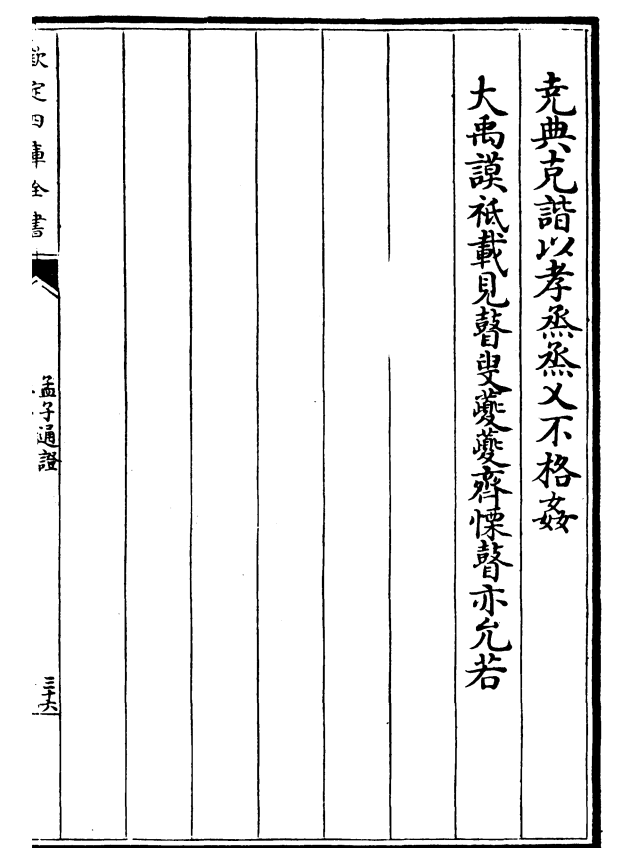
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亮名孔明字也琅琊陽都人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閽人主晨昏啓閉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開左右行者

禮為舊君有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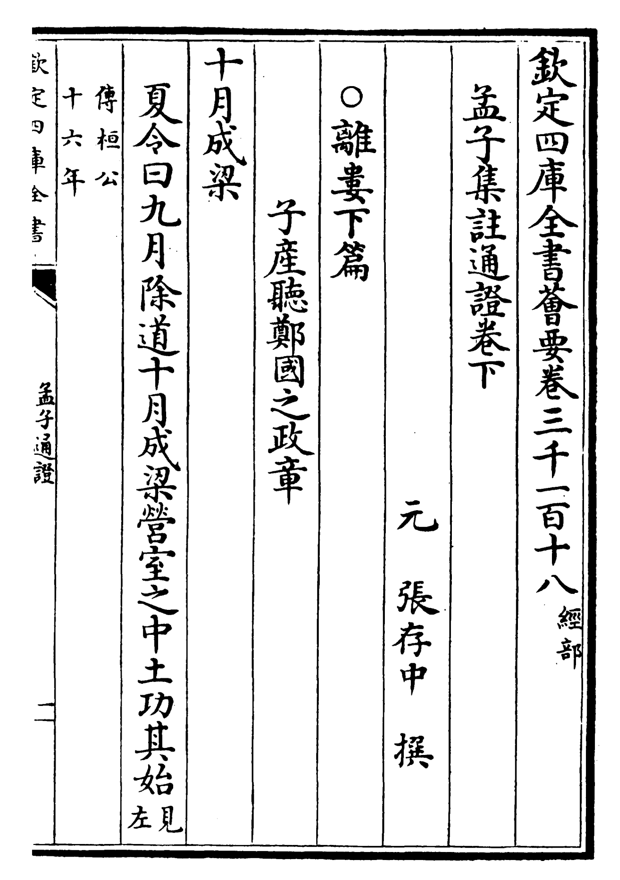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禹謨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集註通證卷上



孟子集註通證卷下

元 張存中 撰

○離婁下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十月成梁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見左傳桓公十六年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亮名孔明字也琅琊陽都人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閽人主晨昏啓閉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開左右行者

禮為舊君有服章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

喪服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如晉錮欒盈也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任音）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

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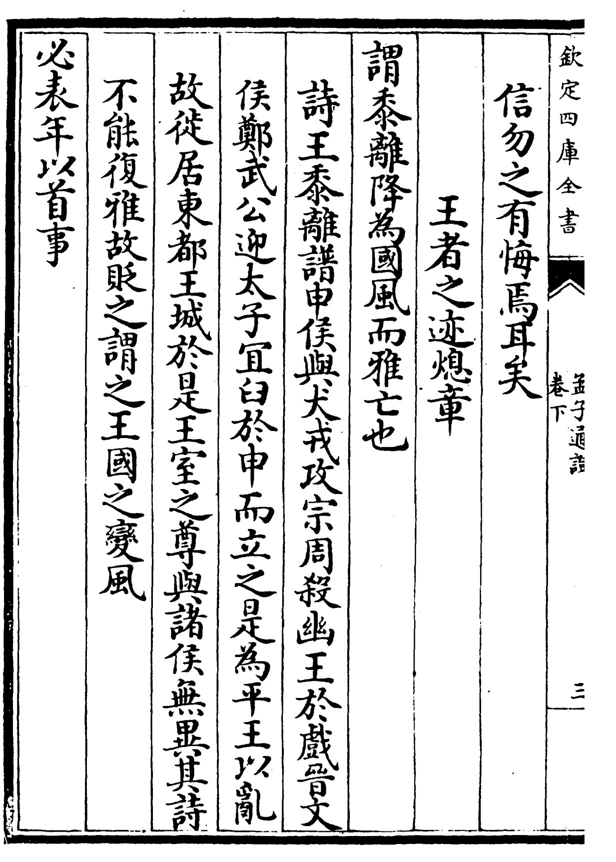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傳秋欒盈自楚

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禮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王者之迹熄章

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必表年以首事

左傳序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

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

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

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章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問殺去聲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逢蒙學射於羿章

然夷羿篡弑之賊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莫邦反圉而用寒浞土角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是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五弔反及豷恃其

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古禾反處殪于戈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也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

天下之言性也章

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歴元也

新唐歴志治歴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新五代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歳之前必

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来歷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

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職喪者掌守諸侯之喪禮言諸侯者謂畿内王子母弟得

稱諸侯者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萬章上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事見虞書大禹謨篇見上卷禹拜昌言下

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七計反舜二女娥皇

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也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嬀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水涯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泉合流出谷西注河嬀水北曰汭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惇厚謹敬也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離騷九歌大司命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音遂星慫息拱反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幼少也艾美好也

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迎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人顧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悅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

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令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艾美好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阿衡即伊尹也乃為有莘氏媵康剩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

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癰疽瘍醫也

周禮天官瘍音羊醫瘍創癰也掌腫瘍潰瘍金瘍折時設反瘍之祝之樹反藥劀音刖殺之齊才細反

史記作顏濁鄒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

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衞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為匡人所拘孔子反乎衞主蘧伯玉家居衞月餘去衞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晉欲伐虢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

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

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賢士本是虞人虞被秦滅遂入秦國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自全也

○萬章下篇

孔子之謂集大成章

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益稷篇

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曰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謂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無曰侵輕曰襲

玉終詘然也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

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劌傷音鱖垂之如隊直位反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其物反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也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前漢兒五奚反寬封禪對寛千乘人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北宮錡問章

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府史胥徒也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民及徭役者若今衞士矣胥讀如諝諝謂其有才知為副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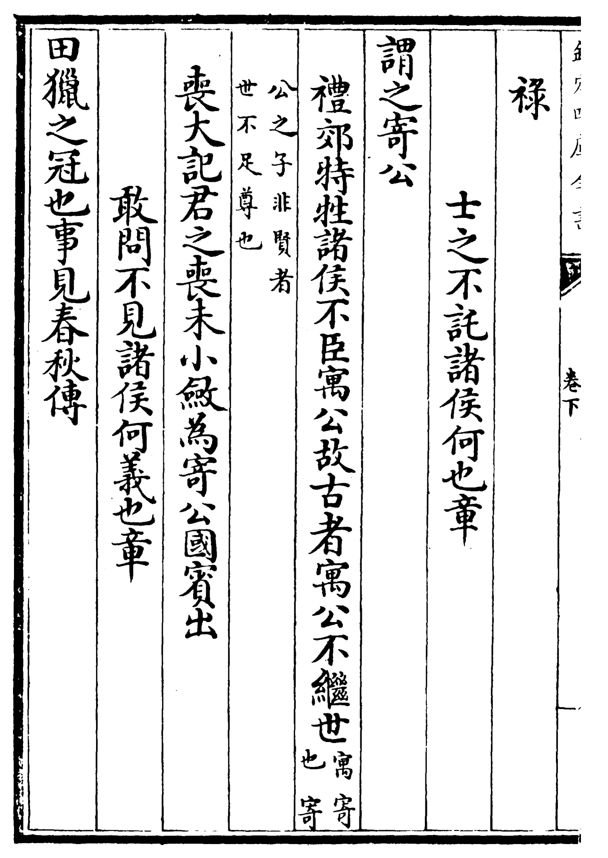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禮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



祿

士之不託諸侯何也章

謂之寄公

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寄

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

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齊宣王問卿章

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三仁見論語微子篇下

前漢霍光傳光字子孟票騎將軍謚宣成侯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昌邑

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

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孝宣皇帝衛太子孫號皇曾孫

○告子上篇

性猶杞柳也章

荀子性惡之說也見序說

性猶湍水也章

揚子善惡混之說見序說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近世蘇氏胡氏之説

東坡蘇氏曰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諭唯天下之所同安者

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五峯胡氏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

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原性性也者與其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章

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

通鑑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愚按分註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説乃謂連曰歌者之田

且止以畜為師放為中尉趙為内史賜連衣二襲此非能使歌者貴能使歌者賤歟又按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吞炭漆身其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是指趙襄子也襄子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伯魯之孫完是為獻子獻子生籍是為烈侯然則趙孟晉卿也自襄子至烈侯之通稱乎

○告子下篇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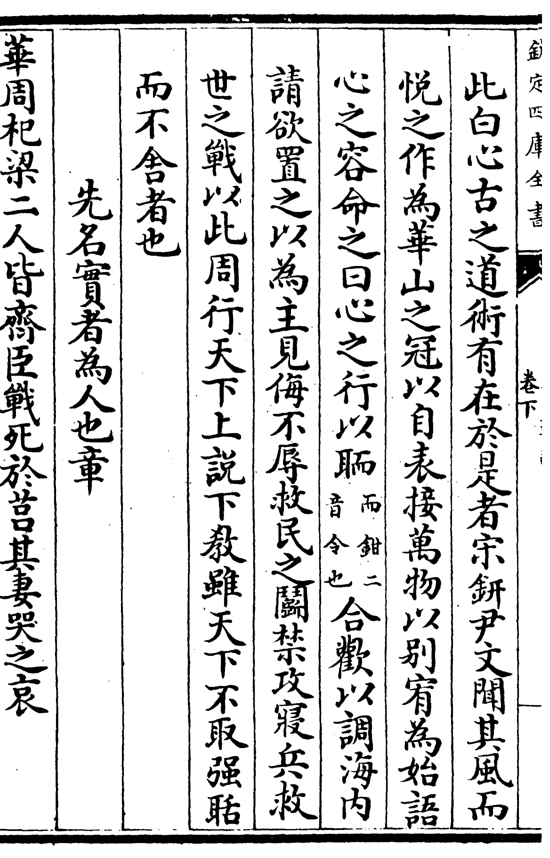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

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閒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瑟樂器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音聲之和令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得之和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宋牼將之楚章

按莊子書有宋銒者刑堅二音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音忮逆也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銒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而鉗二音令也合讙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敎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先名實者為人也章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市力反華去聲還音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逆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無壅泉（專水利）毋訖糴（訖止也）毋易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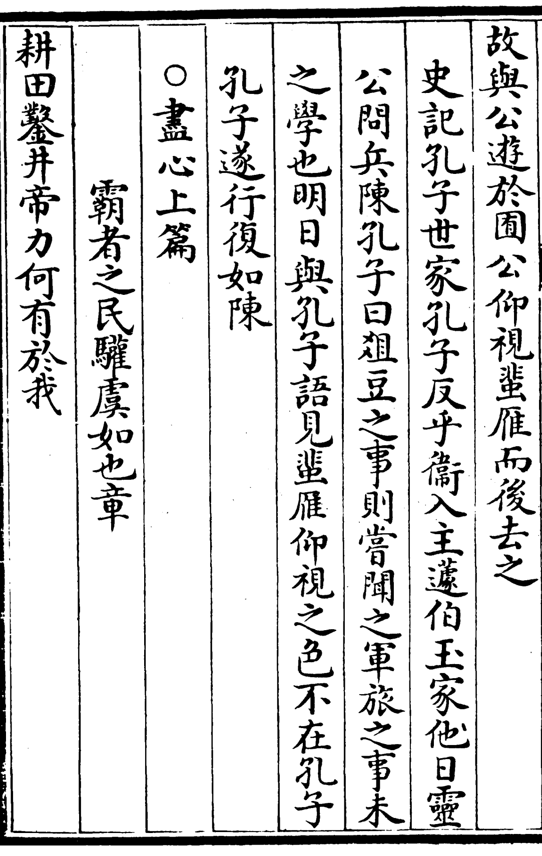
子樹子嫡子母以妾為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

前漢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
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復如陳
○盡心上篇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章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通歷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撞少以為戲分部以擿恃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為上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楊子取為我章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章

詩曰承筐是將

小雅鹿鳴章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形色天性也章

踐如踐言之踐

禮曲禮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又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詩大雅烝民章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去聲是懿德

齊宣王欲短喪章

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縁縓音絹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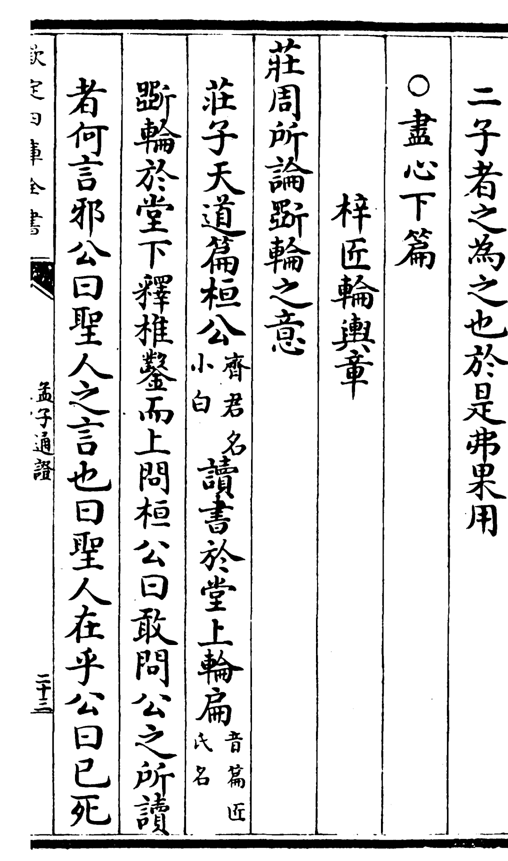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縁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殉如殉葬之殉

禮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下同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

音狥



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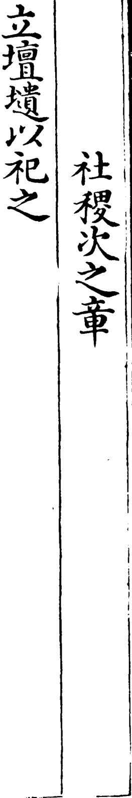
○盡心下篇

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

莊子天道篇桓公齊君名小白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

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余已夫



社稷次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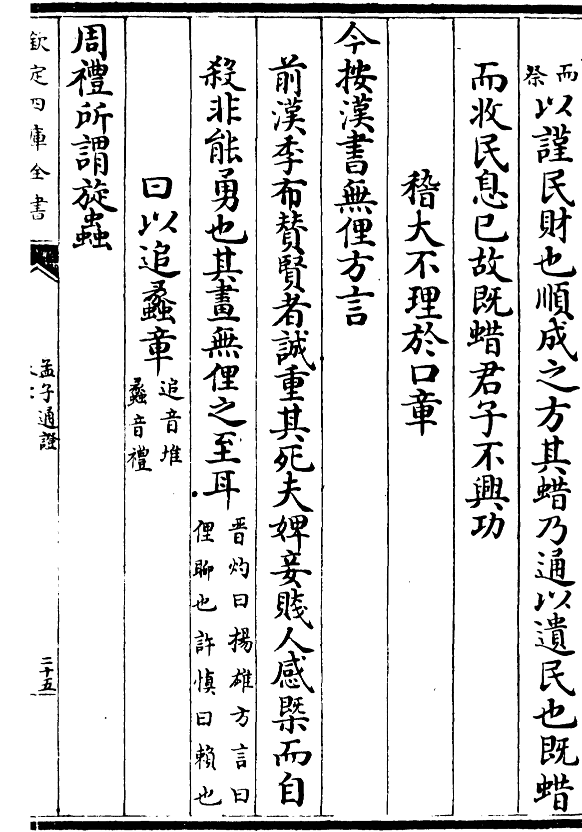
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按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今通制所議社壇自天子至大夫士一也無降殺與古制稍異

年不順成八蜡音乍不通之意

禮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音其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索音色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音邑而祭司嗇先嗇田祖也祭百種上聲以報嗇也饗農及郵音尤表畷丁劣反禽獸饗亦祭也農為先農也郵表畷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能為田除害也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音苗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坊以止水庸以通水事也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



而祭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遺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稽大不理於口章

今按漢書無俚方言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晋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曰以追蠡章追音堆蠡音禮

周禮所謂旋蟲

冬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城中之涂容九軌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内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章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言近而指遠者章

古人視不下於帶

禮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刼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如琴張曾晳牧皮者章

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師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音依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平聲知禮意

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

禮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晳倚門而歌

荀子原慤音殼字皆讀作愿

榮辱篇孝弟原慤以敦比其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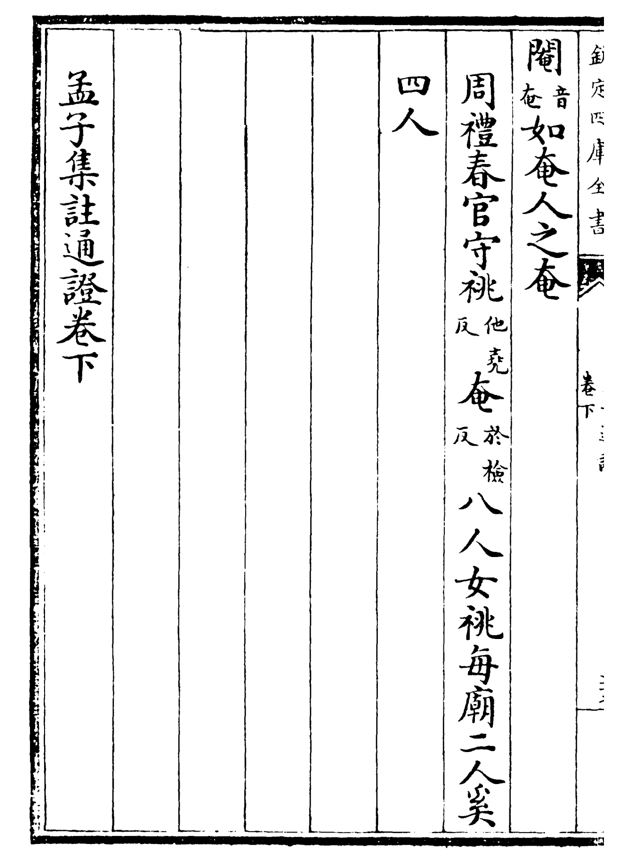
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先化而愿

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殼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

辨則易一愿殼則易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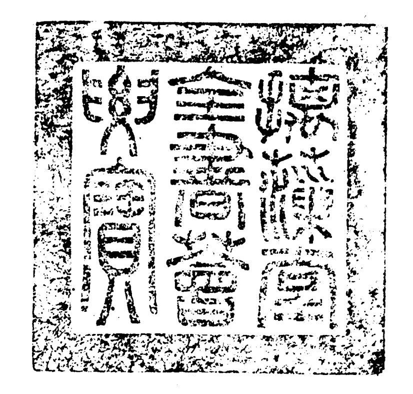
閹然媚於世也者章



閹音奄如奄人之奄

周禮春官守祧他堯反奄於檢反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孟子集註通證卷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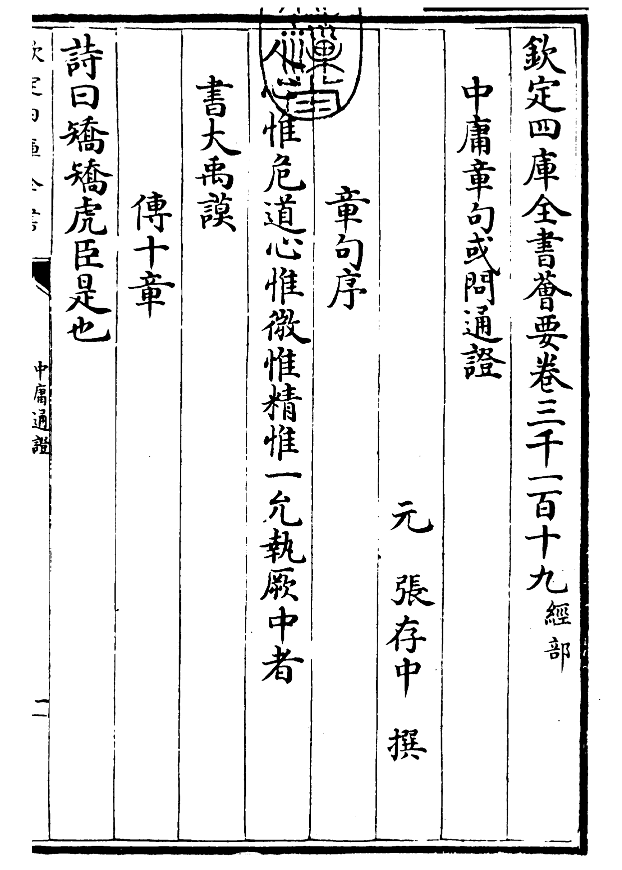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通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中庸章句或問通證

元 張存中 撰

章句序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書大禹謨

傳十章

詩曰蹻蹻虎臣是也

泮水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貌

傳十一章至十七章

素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弗為之矣肌之也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孟僖子子也吾聞老聃他甘反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音至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鷦音焦鴡本作雎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鴶音戞鵴音菊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

也鳩聚也治民法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夆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土宜以教民事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芸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苗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荀瑶即智襄子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智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

齊

猶易所謂幹事

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

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詳見後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夏后相啓孫也少康相之遺腹子也寒浞子澆滅夏后相使臣椒求少康欲殺之少康逃奔有虞有虞虞舜後為諸侯者少康逃而歸之也虞思於是妻去聲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也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人問陳之罪鄭子產獻入陳之功于晉晉人詰問子產以何罪伐陳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虞閼父舜之後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是用以武王之長女曰大姬者與閼父之子胡公為配耦按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續周武王克商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祀於是為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若洛反周分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謂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

舜年百有十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書云大王肇基王迹

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

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太音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傳十八章

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皇甫謐云公祖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公叔祖類卒子古

公亶父立

傳十九章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太祖別子始爵名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

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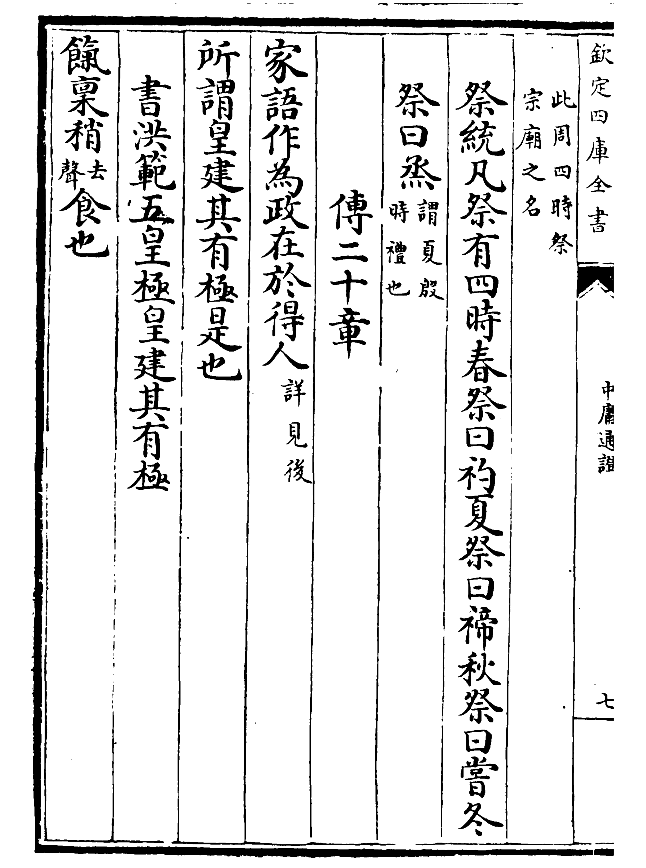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鳴球維州之玉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是也在東序

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

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煎和之以獻王）春行羔豚（行猶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膏香（膳治也膳膏香謂治羔豕以牛脂）夏行腒（音渠）鱐（音搜）（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治腒鱐以犬膏）秋行犢麛（音迷○犢牛子麛鹿子）膳膏腥（治犢麛以雞膏）冬行鱻（音鮮）羽（鱻魚也羽鴈也）膳膏羶（治鱻羽以羊脂）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



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禮也

傳二十章

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詳見後

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餼稟稍去聲食也

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

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是也

夏官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箙盛矢器以獸皮為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稾讀為芻稾之稾箭幹謂之稾

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鹵莽不用心也治民焉勿滅裂滅裂輕薄也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

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絶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躓也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

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

果行而獲罪咎

傳二十四章二十六章

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見論語先進下

傳二十七章

温猶燖温之温

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令吳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温也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尋亦作燖

杞夏之後

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杞今陳留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為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杞後改國號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

宋殷之後

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帝乙之首子而紂

之庶兄也索隱曰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微子紂同母庶兄

或問

經一章

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太宰官名商人名承字蕩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蜂有兩衙應朝其主之所在衆蜂為之旋繞如衙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禮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豺說文狼屬狗聲捕獸祭天

孟春之月魚上氷獺祭魚說文獺獸名水居魚可取祭而後食

雎鳩按詩傳云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五子之歌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禮曲禮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胎殰卵殈

禮樂記天地訢熙音反合陰陽相得煦許句反嫗於句反覆

（去聲）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古侯反）萌達羽翼奮（發也）角觡（古伯反）生（無䚡曰觡生出也）蟄蟲昭蘇（昭曉也蘇醒也）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音獨殰內敗也）而卵生者不殈（呼闃反殈謂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

莊周出怒不怒之言

莊子庚桑楚篇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傳之首章至十二章

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

胡廣　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位至太傅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呂溫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文藻精富一時推尚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絶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

七聖皆迷

莊子徐無鬼章黃帝將見大隗音嵬乎具茨音慈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傷涉反朋馬前昆閽滑音骨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七聖者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及黃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迷失具茨之道無所問途

傳十五章

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

禮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宫室設為宗祧以别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

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_{甒瓦}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繫辭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

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魂氣升于天曰徂體魄降于地曰落

傳十九章

尸必以孫

禮祭統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王父祖也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叔孫通之舞禮孝明之亂命

前漢叔孫通傳叔孫通薛人也事高惠二帝孝惠即位惠帝諱盈之字曰滿

高帝太子也母曰高皇后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後漢明帝紀帝諱莊字嚴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傳二十章至二十八章

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

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

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户二萬三千餘詰問捐之捐之對其畧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逸遊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感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

趙高生而隱宫宦人也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擅利舋害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宫子嬰殺之於齋宫

朱异 字彥和吳郡錢塘人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所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陟淺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右僕射

虞世基 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金寶委積諂主令宇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

李林甫 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

鄒陽所謂偏聽生姦范雎所謂妬賢疾能

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

獄中上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
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

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相秦昭王號為應侯說秦昭王曰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
政事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

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由基之射

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尫之黨黨潘尫之子尫烏黄反與養由基由基楚善射者蹲甲而射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司徒敎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

大行人之法每九歲而一諭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春官外史猶今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使去聲於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主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音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使瞽史諭之聽聲音者二九年一次舉行



中庸章句或問通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